

艾芜

艾芜全集

第10卷

中篇小说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芜全集

第十卷

· 中篇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艾芜全集. 第10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61-4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130号


艾芜

AIWUQUANJI

全集 ⑩ 中篇小说

ZHONGPIANXIAOSHUO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
编辑统筹 郭 健
责任编辑 贺 树
责任校对 文 诺 韩 华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
封面设计 任 熙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5mm×230mm 1/16
印 张 23.75
字 数 350千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61-4
定 价 8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一个女人的悲剧……001

乡 愁……079

芭蕉谷……138

某校纪事……161

端午节……200

江上行……236

无 题……303

一个女人的悲剧

—

山坡上非常的静，树林里连一点风声都没有，坡地里的苞谷，伏在强烈的太阳光下，叶子都现出软弱无力的神气，苞谷的实都结的很大，有的包皮的上端爆开了，露出稀疏的颗粒。苞谷秆子下面，还种着一丛丛的四季豆，有的还牵起藤子，缠着苞谷。叶子半黄半青的，秆子现得细弱，吊的豆片，非常的少。

在苞谷地里摘着四季豆的女主人，和跟在身边的两个小孩子，都是脸子黄里透出青色。头上蓬起枯草似的头发，正和她们种的四季豆一样，憔悴，干枯，瘦削，缺少水分和营养。她们手里提着细篾编的筐筐，在苞谷丛里穿过，苞谷高过人头，母亲和孩子则完全遮掩在苞谷叶子里面。母亲时而躬下腰杆去摘四季豆，并吩咐孩子要摘老的，嫩的留下再长，时而又露出头来，查看有没有可以吃的苞谷，还向四近飞了一眼，看有没有雀子飞来啄食。她是显得相当的忙碌，额上聚起了米粒那样大的汗珠。孩子穿的衣裳太破烂了，苞谷剑形似的叶子，时时戳她们的皮肉，小的一个要不要还叫了起来。

坡地的尽头，靠松林的边上，立着她们矮小的茅屋，壁头有点倾斜，旁边撑着几根树条子。顶上的茅草，有些朽坏了，现出一块块破洞。幸好有南瓜藤子，牵了上去，盖起青色的巨叶，还点缀起一朵朵的黄花。屋里有婴儿在哭，声音已经嘶哑了，但却没人照管。在地上摘四季豆的母亲，显然早已听见了，可却腾不出手来，只能作为听不见似的，一心做着她的事情。直到有

人在苞谷地边上过身^①，且向茅屋走去，她这才记挂起她的屋里。但她看清到她茅屋去的那人，是来讨账的，便赶紧躲在苞谷丛中，且坐了下去，趁势就把四季豆的筋一一撕掉，并吩咐孩子也坐了起来，不准走动。

陈家驼背子在屋门前叫喊。孩子都很兴奋，想钻出去。做妈的便小声恫吓地说：

“快躲着不要动，他看见了，会吃掉你们的！”

大的孩子叫金花的，有八岁多了，现出懂事的样子，担心地说：

“妈妈，你快回去抱弟弟嘛，他会吃掉弟弟的。”

妈妈压窄喉咙地说：

“听话点，不要作声，门关着，吃不掉的！”

来人高声喊了一阵周老四，又喊一会周四嫂，见没人答应，便诅咒地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一家都死绝了！”

两个孩子听见这样凶恶的骂声，都吓得不敢动了，拿在手里的四季豆，也落在地上。

大家一静下来，屋里婴孩的哭声，就更容易听得见了。仿佛正有人在拿手挤他的颈子似的，哭得很凶。大的孩子金花，忍不住难过地说：

“妈妈，他一定在吃弟弟了！”

做妈妈的因为被人诅咒，正感到很是气愤，便伸起指头，朝金花额上用力一戳，压低声音地骂：

“死鬼，你牙巴在痒了！喊你不要说话，你偏要说话！”

金花痛得哭了起来。做妈的连忙用手按着她的嘴巴。一面低声狠狠地骂：

“你哭出声来，看我不掐死你！”

来人正打苞谷地边上走过，边走边骂：

① 过身，即路过的意思。

“这就躲得脱么？老子他们黑更半夜都要来的！除非你妈的绝了兜子^①！当真你把老子惹毛了，看老子不叫乡公所来抓你！”

收账的人走下坡去了，做妈妈的才站了起来，向下边的原野望去。明亮的小河，带着细小的柳树，在绿色的秧田中，弯弯曲曲地穿过。黑瓦脊白粉墙的人家院落，则在竹树林中，隐隐约约地显现。一切都显得丰饶富庶，叫人眼红。但住在那下边的人，却是多么地贪婪，不知满足，常常把手伸上山来，在贫瘠的坡地上，抓取东西。而且还要带来灾难，将正在挖地斫柴的男子，捆到远天远地去，长久回不了家。逼得一些女人和小孩，离开荒芜的坡地，走向平原，在乡场上在城市里，过着乞讨的日子。这坡下的原野，既使女人感到羡慕，也使她感到憎恶。她看见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脊，正爬下坡走进绿色的田野，晓得他一时不再转来，便放心了，舒畅地吁一口气。于是，慢慢地转身回去，拿乳头安慰那个哭横了的婴儿。她抱着婴儿，在门口坐了一阵，却不见两个女儿走了回来，她便大声呼唤她们。两个女孩从地里钻出头来，还不敢一时走回，只是带着恐怖的神情，大声地问：

“妈妈，那个吃人的，走了没有？”

做妈的又不禁有点笑起来，安慰地说：

“走了，走了！快回来吧！”

二

男人周老四到山下的镇市卖四季豆去了，挨晚边才走了回来。周四嫂见他还未进门，就赶忙告诉他：

“今天陈家那个老家伙又来了！”

周老四怔了一下，就站在门口担心地问：

“他又吵了吗？你咋个登打开的^②？”

① 绝了兜子，即绝根的意思。

② 咋个登打开的，即怎么应付走的意思。

周四嫂有点得意地说：

“我预先就躲开了，他只站在门口，白骂了一场！”

在松明子照亮的火光中，吃着连皮做成的麦子馍馍。大家都一时没有再行讲话。屋里外都是静悄悄的。周四嫂一面吃一面记起陈家驼背子骂的话：“老子他们黑更半夜都要来的！”便想向男人讲了出来，但看见男人一天辛苦到黑，这个时候，才算得点安静，不愿讲出使他烦恼，连夜里也睡得不安，便忍住不再讲了，而且，也想着，老头子怕是说的气愤话。那么老了，还敢黑更半夜爬上坡来，当真想跌死不成？可是，周老四吃完馍馍后又忘记了他戒烟的诺言了，把留来卖的一小捆叶子烟，又取出一匹来，慢慢地放在膝上裹着，样子现出饱后特有的悠闲。

周四嫂望着男人的手指，很不满意地说：

“你不是说戒了么？咋个又吃起来？”

“匹把烟，有啥子要紧！”周老四不以为意，只是慢声应着，仍然极有精神，一味裹他的。

“今天一匹，明天一匹，一捆烟都跟你抽完了！”周四嫂越说越生气起来了，“你不想想看，大人娃娃的屁股，都打出来了，拿啥子去扯布嘛！”

周老四抑郁地笑着说：

“当真就说得那么凶，一捆都抽完了！我今晚不吃多，只吃两三口就熄掉它好了！”

周四嫂仍然责备地说：

“又不是饭！我不信，不吃就会死人！”

周老四叹口气说：

“你没有吃过烟，你咋个晓得。俗话说得的：‘饭后一袋烟，胜过做神仙。’你吃过，你就晓得了！”

周四嫂见他老早说是戒了，到现在还是起不下一个决心，就大为不快，收拾碗筷的时候，只把嘴嘟起。

周老四吧着烟的时候，眯着眼睛微笑地说：

“一天都没吃了，吃下去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！”

“舒服!”周四嫂把碗筷洗得发出大的声响,“今晚上人家来收账,看你去舒服嘛!”

“你不要想些来说啰!”周老四微笑着,假装生气地说,“他老不死的,想来跌断脚杆不成!”

于是周四嫂便带着恶毒的神气,把陈老头子骂的话,添加许多进去。

周老四不以为意地笑了一笑,还说:“你在想些来说啰。”

“我想些来说!等会他来了,你才喊皇天哩!他一路走一路骂,‘老子今晚要带铺盖来,就在你杂种床上霸铺睡,看你狗入的,去躲进狗洞嘛!’老家伙,他还像你一样,说了不算事,他哪个不晓得,说得出,就做得出的!我敢说,今晚除非下了雨,他就不来了!”

周老四听着听着,不由得不相信起来,嘴巴一时衔着烟不吸,只是凝神听听屋子外面,到底有没有滴滴答答的落雨声音。他希望马上就有雨落。但外面连风声都没有,整个山坡,以至岭上一带的树林,都是静悄悄的。只有屋角上的蚊子,在低声的鸣叫。瓦盘子内的松明子,有时偶然发出一两声的爆响,但都很微弱,引不起人的注意。他装着不介意的神情说:

“睡在这里又好凶呢?让他杂种去喂饱虱子好了!”

但他吸了一会烟后,还是推说一声“热得很”便走出屋外去息凉,趁势看看天色。原野的天空上头,笼有乌云,下边的田野和村落人家,都一片黑,雨仿佛会下似的。但远山那面,却又露出一片繁星灿烂的天空,使种田的人一看就晓得,这是没脚的云头,即使落雨,也是一会儿就过去的。周老四盼望雨现在就落,设使落得不多,路总会打湿的,老家伙怕路滑溜,自然就不晚上出门了。可是,他在门前站不好久,云却渐渐移开了,东面的山上,还有不大圆的月亮,在冒了出来。原野里蒙着一层灰白色的轻雾,有些近点地方的村庄树林,也可看出黑耸耸的阴影。天空倒开朗了,周老四的脸子,却阴暗起来,刚才笼在原野上的云,却仿佛全罩在他的心上似的。他本是决定把烟吸个几口,略微过瘾就算了的,现在却因心里烦恼,禁不住就一直吸了下去。他蹲在门前的地上,眼睛则一直瞧着坡下的原野。

周四嫂洗好了碗,把两个大的孩子安排睡了,在屋角落里烧起了蚊烟

草，就抱着最小的一个孩子，拖一根矮凳，走了出来，坐在周老四的旁边，解开衣纽喂孩子的奶。她见他烟杆一直没离嘴，烟也吸来没剩好多了，就心里很是不快，几乎要这样说他：“你这人嘞，真是！说话总不算话！才说三两口就放下，你看你吃了多少！”但她忍着，没有说出，只提起今天上街卖菜的事情。问他卖了多少钱，买了多少麦子，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浪用的地方。这件事情，到底比一袋烟的损失重要得多，她不能不弄个一清二白。

周老四一提起今天买卖的事情，就忍不住愤愤地说：

“再不要提这个鬼买卖了！前几场五斤四季豆，还买得到一斤麦子，这一场简直碰了鬼，八斤都买不到了，这样乱涨下去，还像话么？”

周四嫂对于丈夫的话，总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便带着不满的口气问：

“当真就涨得这么凶么？”

周老四并没说一句谎话，他受了这样怀疑，便越发气汹汹地嚷起来：

“你不相信，你下场去卖嘛，你默倒^①老子又拿去喝酒了，这场滴酒都没尝过！”

周四嫂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周老四气极了，取下嘴里的烟杆，不管吃完没吃完，就用力朝地上一扣，把剩下的一节烟，扣得稀烂，一面大声嚷道：

“看这样子，老子只有吃粮去算了！”

周四嫂知道不好再同他顶撞了，便沉默下来，只是用力地打她腿上的蚊子。

周老四却想起今天场上，甲长徐老三拍他的肩膀，说现在吃粮是有安家费的，问他愿不愿去干，他当时摇头拒绝了，但现在却觉得生活这么叫人苦恼，而那要账的老鬼，今晚还要搬来睡觉，成天成夜地追讨下去。那以后的日子，又咋个过得下去，周老四便下定决心地说：

“我不是说气话，我当真要去，明天就去报名！”

周四嫂见他说得那样平心静气，真像要去的光景，便忍不住骂道：

① 默倒，相当于以为，但不全同。

“天杀的，你就只顾你自己！你丢下这群儿女，给我一个人管么？还拖下一大笔账，叫我咋个还？卖儿卖女？再说，如今又不打日本鬼子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也没啥光彩吔^①。”

“娘卖的，听我说完啰嘛！”周老四也骂了起来，“我只图这回有安家费，骗到手里再说。”

“安家费有多少呢？”周四嫂禁不住有点兴奋地问。

“总有好几百万嘛！起码还了老鬼的账，还可以跟你们买石把两石米！”

“怕是一句话吧，哪回不是说得好听！”周四嫂精明地摇一摇头。

“哪里？”周老四拍下腿上的蚊子，大声地说，“人家李八娃已经领到手了，米给家里买了两石，自己还揣一大把票子在身上。”这是他在街上听见的，当时心里颇为怀疑，认为不足置信，但在老婆面前，却又说得如同自己亲眼看见一样了，接着还感叹地说，“如今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情，平白地就有好几百万到手。”

“好咋个不好？”周四嫂有些动心，但还是呻吟地说，“就是嘞！”

“就是啥子？”周老四责备地说，“白捡一笔钱，你还想个啥？”

“我问你啰，就说你给我们买两石米，那吃完了，这些娃娃又咋个办呢？”周四嫂尖声地反问。

这是周老四今天在场上，也曾考虑过的问题，而且也自行答复过了的，即是说这样的买卖划算不来，所以他就立即把这样的事情抛在脑后，不去管它的了。而现在打算去的时候，偏又给女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便很不高兴地骂道：

“妈的，难道老子就不回来了！只消去个十天半月，草鞋一穿，就会一趟子溜开的！”

“你说得那么容易！”周四嫂大声抵塞地说，“我的老子，你又不是去做客吃酒，你是去犯险哪！”

“好多人都逃回来了，怕啥子？”周老四颇为自豪地说，“老子他们总不会

① 吔，是语助词。

连吴老九马吉生都不如嘛！”

“那倒不要说大话喃！犯险的事情，哪个敢包！”周四嫂大声责难起来，“子弹没眼睛，怕你不碰上！当真照你那样说，一个人都没丢了！人家省城回来看见好多烂手烂脚的！”见男人没话说，就再继续责备下去，“不管你再说得天花乱坠，你总是自己去寻岩跳叻！”

周老四给她这么一说，又打不起决心了，但还是愠怒地说：

“妈的，少说些好话吧！啥子好事情，都拿跟你们说倒霉了！”

“好事情！”周四嫂抵塞地说，“你动刀动枪去行凶，还是好事情，亏你还说得出来！”接着又戟着指头，指点男子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为了那点子钱，就眼睛都花了。我穷是穷，那样子的钱，我是点都不眼红的，只消两个人勤快一点，俭省一点，有啥子找不到的。”

周老四觉得女人说的话，很是不错，而且自己今天在场，也曾做过这样的打算，可是仍然骂她道：

“怕你再勤快俭省死喃，人家今晚来逼账，你拿啥子去抵住嘛！”

周四嫂晓得刚才自己恐吓他的话，真在他的身上生了效了，想一下说穿，告诉他老家伙并没有说过今晚一定要来的话，使他安下心去，免得胡思乱想，竟然要去血盆里抓饭吃。可是又怕这样一来，以后他就再不听她的话了，便只好慢声说道：

“他这阵都没来，他还来啥子？”

周老四责备地说：

“你又那样料定了就是他今晚不来，明天晚上也会来的！”

“你又那样怕了！”周四嫂抵塞地说，“如今穷人，又哪个不欠点账！有就还，没有，干竹竿儿，还逼得出油吗！”

“你又这样充狠了！”周老四拿跟老婆说得不好意思，便忍不住狠狠地说，“为啥子，他今天来了你又躲着？”

“我没有躲！”周四嫂把头一仰，“我只是坐在苞谷地里摘四季豆，不爱出来答理的！当真他来找着了，难道我还连忙跑开不成？还不是话来话挡，怕个啥呢？他当真有了钱，就该把这些人吃了？”

周老四无话可说，只骂了一句：

“妈的，我就看你去把他挡住好了！”

周四嫂颇为自豪似的说道：

“这个都怕，还像啥嘛！”

三

一连两天，收账的人都没有上坡来了。于是周老四也就不再提起吃粮的事情，第三天又一早挑起四季豆去赶原野里面的街子。临走的时候，她记起那天陈家驼背子骂的话：“当真你把老子惹毛了，看老子不叫乡公所来抓你！”便赶忙告诉了他，要他在街上当心一点。周老四却嘲笑地骂道：“拉去就好，让老子他们吃几天不要钱的饭。”他不以为意地走了，但这回却到夜深都没有回来。周四嫂对着黑洞洞的山下原野，老是不住地望着，心里很是不安地想：

“该不是醉倒在啥地方吧？他这人就是没点决断，说是不吃酒，经不住人家一拖，就跟着去了，这种没常性的人，真是没法子！”她忍不住非常憎恶起来，但过不好久，又不禁有点怜悯他，“该不是拿跟陈家驼背子拖着，估住要账吧！今天卖的那点钱，怕给利钱都不够？说不定还会拖到乡公所去？唔，一定是的，那天他不是骂，要叫乡公所抓吗？到那步田地，就只有赶先把这一地苞谷卖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她望着面前一片黑沉沉的苞谷地，心里极其难过，“还没大成熟，这卖起来不吃亏吗？卖了，自己这一家人，又吃啥子呢？”

这一夜丈夫没回来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她便吩咐两个大的孩子看家，自己则背着小的一个，赶去乡场上。一到了场上，她便一直朝场后面乡公所走去，一面坐在门前解下背上的孩子喂奶，一面就向站岗的乡丁打听：

“大哥，昨天是不是有个汉子关进来？眼睛斜斜的，个子不高，他名叫周青云。大家都喊他周老四。”

听见乡丁说是有这个人，便又赶忙说好话：

“大哥，你们把周老四放了吧！做做好事，他屋里还有两个孩子，连这吃

奶的，一共三个，没有他，我一个人，就是再长出一只手，也养活不起！”

“这不关我们的事！你咋个向我们来讲？”乡丁厌烦地回答。

周四嫂就抱着孩子，一面喂一面站起来，向乡丁央告道：

“请你让我进去，求求他们先生些^①！他们总肯怜悯我们娘儿母子的！”

乡丁横枪一拦，鼓起眼睛地说：

“你乱钻些啥子？里面个人都没来！”

周四嫂只好坐在阶沿边了，勉强做出好脸色问：

“他们先生些，啥时候来？”

乡丁脸向别处望了一阵，然后突然掉过头来，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劝你，还是回去算了！你就是见了乡长，他也没法子的！这几天上头催得紧，他昨夜连觉都没睡好！你不要惹他生气！”

周四嫂很恨这个乡丁，觉得他很可恶，竟然一点情理都不讲，便嘟起嘴巴不再同他讲了，只一心一意坐着老等。不久，她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人，走进乡公所，便赶紧追着喊道：

“先生，求你做做好事！可怜我们娘儿母子吧！”

那个回过身来诧异地望她，但一面也现出了讨厌的神气。乡丁从旁讥笑地解释道：

“她好不晓事，她要放她的当家人！”

那人鼻子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周四嫂连忙大声地说：

“钱我卖儿卖女都要弄来交的，只要放他出来！”

那人立刻变了脸色，大怒地说：

“你怕要照关^②了！”立即转身走了进去。

乡丁拉她一把，恐吓地说：

“你该死了！你咋个在这里说出这样的话来！”

周四嫂一脸通红，惊慌地说：

① 些，是西南口语。西南口语中表示复数大多用“些”，极少用“们”。

② 照关，即被拘押。

“我说这样的话，都错了么？不拿钱，你们还会放吗？”

“该死的，你还要这样大声武气地嚷！”乡丁发气了，“上头正派有人在这里！幸好你祖宗牌子供得高，没碰见乡长本人！”

周四嫂神色凄惶地说：

“我还账都还错了么？咋个兴这样不讲理！”

乡丁掀开她，一面憎恶地说：

“不要在这里啰唆了！你要还账，你快去找你的账主子，在这里，你就说到天上，也没法子可想的！”

周四嫂想着，当真去找陈家驼背子的好，人是他拖进去的，账还归他了，自然他会带他出来，于是她又把孩子重新背在背上，离开乡公所，走出场来。

四

她来的时候，太阳才出来不久，孩子还不怕晒，现在却是热辣辣的，走时匆忙，又没戴一顶斗笠，怎么好呢？孩子晒出病了，又是怪叫人担心的，她三个孩子，就只这一个才是命根根。可是眼前救丈夫要紧，别的也管不到那么多了。她拼命拉快脚步地走，满身流起汗来，尤其背着孩子的背上，更加热得难堪。她担心孩子会受暑热，便赶忙在一根黄葛树下，息了下来。她见孩子晒得满脸血红，喂他的奶，吃了二三口就不肯吃了，只是烦躁不安，抱在怀里，也是哭兮兮的。她用手跟他扇凉，还把衣裳跟他脱了。息了一阵，又拿奶头跟孩子衔着，但吸了一口，又复吐出了。她只好抱着他，在树荫底下走来走去地摇，见他稍微安静一点，有些想睡的样子，便又忙着赶路。她这回不再背在背上，好好抱在手里，就将她的衣裳，盖着他的发红的脸。沿路缺少树子，又没有风，高在天顶的红日头，越发晒得使人难当。在路上息了几回，好容易才走到了陈家驼背子的院落。

陈家驼背子刚吃过午饭，正牵着水牛出来，到院落侧边的塘里困水^①，

① 困水，即躺在水里取凉。

他见周四嫂满头大汗地走来，便禁不住惊异地望着。周四嫂一到他的面前，便立刻跪了下去，忍不住心酸地说：

“陈大爷，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，给我们娘儿母子一条生路！”

陈家驼背子又惊又恼地说：

“你这样子，是在干些啥哪！当真一跪，就不要账了么？我又不是偷来的，一点汗一个钱。”

周四嫂跪在地上诉苦起来：

“你老人家的钱，我们半个都不会少的，苞谷撇得了，就要卖来还你，眼前求你老人家通融一下子！”

陈家驼背子立即见怪地骂起来：

“你才说得怪了！我这几天，又没来逼你们，咋个会说我不通融？跟你们这种人打交道，真是吃亏透顶了。”

“你老人家的好处，我们二辈子都不忘记的！”周四嫂赶忙先说好话，“平素我那当家人不会讲话，有得罪你老人家的地方，务请包涵包涵。”

陈家驼背子不让她讲完，生气地说：

“包涵！只要我来的时候，你们不躲起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！”说完，牵起牛就朝一边走去。

周四嫂赶紧爬起来，尾在后边大声诉苦地说：

“前回你老人家来的时候，他爸爸在赶场，我又在山里砍柴，一点也不晓得！你老人家千万莫要见怪，这不是他爸爸的错，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，就今天把他放出来，你老人家是要钱，也得他本人出来，才能想得出法子。”

“我放他出来？你在讲些啥子？”陈家驼背子见怪地说，还马上车转身来，诧异地望着她，“真说得怪了，我咋个会放他？”

周四嫂觉得说这么久的好话，还没有得到他的慈悲，就感到非常的痛苦，几乎要哭了起来，只得勉强忍着眼泪地说：

“你老人家不是叫乡公所把他关起了么？求你做做好事，不要害了我们一家人！”

“你在说天话^①了！我咋个会叫乡公所关他？”陈家驼背子大叫起来，“这向太阳大，我连场都没有赶！”

周四嫂见他认账，就更加难过起来，现出又委屈又伤心的神情说：

“他昨晚一夜都没回来，今天一大早赶去，才晓得他关进乡公所了，我就只好跑来找你老人家开个恩！”

“你怕霉得不醒了！他关起，同我屁相干！”陈家驼背子大为生气地说，“我又不是乡长，你求我做啥子。你简直是蚊子吃菩萨，认错人啰！”

周四嫂胆怯地说：

“是他们叫我来向你求情的，他们不说，我咋个会跑来这么远，还又晒太阳，害得这娃娃……么么，没哭，没哭！”一面尽力抚慰她的孩子，孩子原是昏睡着的，这时突然醒了，嘶声哭嚷起来。

“你怕听错了！”陈家驼背子叱责地说，随又厉声问道，“是哪些人告诉你的，叫你来求情？”

“我没有听错，我亲自听见的！”周四嫂摇着孩子悲苦地说，“就是门口那个站岗的，他一下子发了慈悲，就叫我来找你！”

“站岗的，他晓得啥子嘛。”陈家驼背子责骂一句，又即憎恶地说道，“你问过乡长没有？乡长没讲过，啥子都作不到数的^②！他站岗的，一定拿跟你缠烦了，只顾把你支开，你们蠢头蠢脑的，一下子就哄开了！”

周四嫂忍不住悲愤地说：

“他爸爸又不整人害人，又咋个会关进去嘛！”

“这时候的人，又哪个不容易闯祸呢？我早告诉过人，无事没上街！你们周老四也太爱上街了，他脾气臭，又爱同人吵架，一个不丁对，就会打了起来，那不是关到乡公所去，还关到哪里去？”

陈家驼背子一面说着，一面又牵牛走到塘边去。周四嫂也有点觉得，怕是这个坏蛋的乡丁，故意顺口说来支开她的，但她仍是尾在陈家驼背子后

① 说天话，即说胡话。

② 啥子都作不到数的，意即什么也不算数。